範文正公文集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一

書

上呂相公書

某啓仲秋漸凉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某奉命此

行至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首傳台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一邑舊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户不足為用又塞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没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弃為虜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蕃籬殆盡近

修金明聊支一路將修寬州以禦東北非多屯
軍馬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所奏
劄子方永興軍繫界令有圖子先具呈上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
訓練未精將帥無謀問以數路賊來之勢何策
以待皆不知所爲伹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爲
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川險惡據以待寇
俟有斬獲乘勝深入賊勢一破鳥散窮沙復舊
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賊勢不衰縱入討除
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糧

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冝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
金明四十里二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
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某今與延安當職
議定約束急於訓練俟其精彊可禦可伐亦令
録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鄙可定廟堂無憂
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制置不必做此文張龍圖
吏道精彊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復言不練兵
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
䝱待制西人所望明鎬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

之某惶恐再拜

又

年月日具官范某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閤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則經天地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矣後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專上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內輕血肉

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度畀文
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旣而四夷咸賓忘
戰日久內外武帥無復以方略爲言唯文法錢
穀之吏馳騁于郡國以剋民進身爲事業不復
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受及征討朝廷渴
用將帥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則劉平陷沒
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某貳于元帥不能成
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䖍二道期于平定近
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得

不爲和門之笑且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
彼謂相輔大臣朋黨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
任事則豈止於笑嘗尤而怒之用儒無功勢必
移于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況急而用
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猒其心外寇未平
而萌内患此前代之可鑑故裴度淮西之行不
落韓洪都統蓋爲此也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
陳讓願相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
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

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略則擇俊乂爲之參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今王仲寶是環慶部署兼管鄜延兵馬許懷德是鄜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都部署於今亦然唯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勑唯續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既文武參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爲一何憂乎邊患矣某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爲經略招討之貳謂之參用則

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爲重僅之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叅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某願避此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廷不爲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渠學士達于台聽恐道途雨雪之阻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宣某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某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

公某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祗膺睿
渥且榮且憂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某幼孤
且賤始求五斗禄爲養親計怔忪進退懼不可
得今朝廷以方面之重受茲寵異爲某之福可
謂大矣豈敢忽千鍾之重哉蓋聞福者禍之所
伏故循牆而走思以避之何則居諸將諸軍之
上責人死效而自以無功受國重賞於己安乎
其他利害具在封奏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聽
而敢陳之於相府今西北聳動在北爲大雖遣

使修好或可暫弭柰何積年之謀一朝而發以數十萬之賄便能充無猒之心息舉國之衆乎必先困我而終於用兵萬一某輩移帥朔方居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興之誅持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内自擁其精甲救危赴難之際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言進退不得專大敵在前重典在後當此之時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於其閒哉劉平之勇猶不克濟此相公之所覽也是則繫國家之安危

生民之性命某豈可不自量力而輙當之遠慮
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祿之福忘喪敗之
禍耶某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
委注衆皆望風稟畏以濟邊事比夫叚爲武帥
與之參用功相萬也某謂相公弼諧於內在天
下安危之事不得而讓也某輩奔走於外經畫
百事亦不得而讓也某今日避此命者豈偷安
之人哉誠有所存爾爲國家先重其身而安其
心賴相公坐籌於內某輩竭力於外內外協一

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親以庇生靈豈小節之謂乎恭惟相公與二府大臣同憂天下之時必能恕狂者之多言采愚者之一得某胷中甚白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廟惟相公神明其照某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卑情無任危切之至不宣某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某啓秋涼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奔走道途疲困以甚加應荅文移中夕不寐無暇

撰脩謝啓伏增惶懼某久在江外職業無可唯望廢退以遂麋鹿之趣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元有塞門栲栳二寨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三十六所悉已蕩去盡沒番境人不敢詣又此間隨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並兵馬出入所宜慎重又

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唯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稟庫緡空虛不議營構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稟焉某已有奏章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疚心如僉議未諧即某不敢避儒生之筭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作六將

教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某卵翼門下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已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不宣

某再拜

與省主葉内翰書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故寤寐閤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間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

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于京師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贍于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員加冗府庫之貲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略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枕於

羣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某出於孤平感遇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為言今閣下再領大計必欲盡心為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羣吏之可柅也某欲筆削于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搢紳多言謂閣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為以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閣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顧閣下熟念天下長久之

討考前賢至至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戕暑惟自重爲禱不宜某上

又

某啓近辱眞誨荅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于舊此金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道卿之高正爲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于己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

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柰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爲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爲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己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爲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羣毀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爲恥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爲重乎道卿能不鑑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専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太

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宣某頓首

祭文

祭謝賔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賔客謝公之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大儒之文兮醇醇而弗醨君子之器兮安安而弗攲升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踐瀛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患其薄

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
歸去來兮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
条東朝而非早嗚呼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
胡為仁者以壽兮我懷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倚
何師賴堂構之隆兮天弗我欺藏孫之後兮蓋
相繼而丕丕想雲山之秀兮神實有知嚴子之
隣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兮望秋光
而淚滋伏惟尚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侍郎安定公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侍或偃息于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亡薦紳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訃驚哀官守所縻不皇躬事嗚呼悲哉伏惟尚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叅

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之靈天生鉅公泰山之東矜嶠首於王庭冠天下之英雄孤標孑孑美聲隆隆巔幽陋之何階亦早飛於榜中瞻公青雲白大月崇出處二府心醇道充進惟兢兢退無忡忡端人之徒莫不望公近年京師密仰倩風立朝禮隅報國心通憂愚之直憫愚之忠愚髮未還公出而終嗚呼邦之善人胡福不蒙欲一問於蒼天天杳杳而誰窮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友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寳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闊之人必爲神明尚饗

祭吳龍圖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龍圖學士兄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

師法言皆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

旱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播于羣靈惟純惟粹

哲人廼生厥生不易厥道未行一朝往矣天地

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寧莫

我悲蒐兮有生來休盛時尚饗

祭呂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

相贈太師令公呂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

惟艱君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覲昌辰宰于庶揆

保輔兩宮訏謀二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
乂寧雍容道行西鄙多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
命登公袞以養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迭來
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乘興哀某素游大鈞猥
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就哭不逮追想無
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尚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相
太子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

時素懷偉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天節落落鍾公輔之器出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鼐叶太平之治出仗旄鉞當夾輔之寄忠勞罄宣踐揚備至念始終兮覆簣謝崇高兮脫屣寇東朝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瞻五福具美天數奄終高風不墜搢紳仰其遺範子孫光其餘懿某行役邊隅阻趨哀次望音徽而斷絶想老成而感涕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曆五年正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太子少傅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材一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邦憲以清衮職斯補二德一心弗愧弗負優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卧理不廢清言功成名遂遜揖讓而退為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詵詵禮樂簪紳積善之報集于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衰邦國不幸尚饗

祭知環州种㳫院文

維慶曆五年閏五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環慶鈐轄知環州東㳫院使种君之靈惟君少負氣岸兮聲蓋關輔青春多難兮白髮始遇西戎入寇兮邊臣共沮君從邊事兮獨立不懼營故寬州兮一日百堵鑿山出泉兮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者撫延安東北兮俗康財阜伊余知君兮屢以才舉改環之麾兮禦彼外侮萬餘族落兮貪豺狡鼠畏如明神兮愛如慈父朝

廷倚之兮一方柱礎忽焉長往兮葬于鄠杜君子憂邊兮尚有胡虜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西土尚饗

祭陝府王待制文

維慶曆五年八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子野親家王公之靈嗚呼自古皆有死公死特可悲生相門而不驕幼砣砣而從師纔十五而器成獻雄藻于丹墀天子愛而召試擒疊璽之英辭拜登瀛之妙選與先生而並馳起

風采於臺閣文優遊於歲時三借麾以出守民所至而熙熙性清方以自劇政坦白而莫欺往按察於荆楚方澄清於一陲惟韓富之二公屢密啓於黼帷亟脩撰於史局尚未足以施爲遽侍從於天閣晉內朝之表儀俄西鎭於陜郊懷周召之風規惟孜孜於生民將富庶之可期每布政於畎畝不飾名於路歧君子愛之而心醉小人畏之以神離凡有志於時者皆望公於雲逵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曩余謫於江

南靡貴賤而見嗤公慷慨而不顧曰拳拳以追隨何交道之斯篤曾不易於險夷仰萬石之家聲結絲蘿以相維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不衰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巳而顏子不壽兮厥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曷司不見子野兮窮此生而長思尚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曆六年二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紫微舍人希深謝公之靈惟公推誠懿文發于誠

性著國之史掌邦之命臺閣徊翔搢紳輝映德業素充聲猷日盛賢哉云亡顔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瑳游泳今此于藩復仰前政不見故人愸焉如病尚饗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坦明自登朝闈翕然風聲言動兩宫上嘉其誠廼升諫曹心膂益傾謫去江

徽暄涼屢更曾不齎咨奉親爲榮西夏猖蹶僉
曰當行乃藩于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馬縱
横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弔之綏之與治其生復
卒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
來擾攘攙搶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
於朝廷旣允公論俄加寵靈經略一路環慶邠
寧愛民之力疆兵之形機謀若織邊陲如偏御
史風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于巴陵巴陵政
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往臨姑蘇人

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遘疾不起福善何憑我固當悲同年之明忠孝相勗悔吝相懲聞其凋落痛極塡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曾獨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龍圖給事楊公之靈嗚呼余歲三十兮從事于譙獨棲難安兮孤植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

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平兮下無寃號政事以和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徙窆丘兮彼豈無儕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于雲霄二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勳望益高余貳國政兮得其風謠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密啓兮余出幽郊謂公將享兮用于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歿于朝大器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况塵寂寥子孫有善兮余撫而招公

之不見兮惟余心之忉忉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曆七年四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為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廼定英俊廼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夷繄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上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

故遷謫羇旅子行其志曾不為苦才弗可掩起于縣所往貳經略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橫生斥於散地頹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巳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巳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尚饗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曆七年十一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
太傅侍中之靈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文
若豹就志如鯤巍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
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帝閣嘉猷日沃威顔
日溫十數年閒秉持大鈞言必讜直道惟忠純
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眞宰一德良臣白髮
仗鉞氣猶過人今青宮作傅禮能退身優游養壽
靜默含眞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
詵詵咸聞詩禮並列簪紳人閒之盛公無不臻

嗚呼天地之數聖賢一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報是寧不仁東嚮何爲歎悅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十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鄉鍾乎粹靈秀格峩峩英采熒熒濬學偉文發於少齡決策三篇萬儒竦聽闊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爲藩爲翰

于澶于青廼牧京兆關輔以寧再主大討寔營寔經慷慨國論冒于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遘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髙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瑳規箴蘇秀隣邦唱詶謳吟相許道太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爲浮沈今也云亡絶絃于琹白髮相失淸淚難禁音問一斷憂愁百侵古之

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尚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官范某謹致祭于故環慶經略待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文敏若神羣經衆史精微悉臻長䟽大議慷慨屢陳藹然風采出乎搢紳寇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夷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嗷呼究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往萬里其勤去

惡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邊巡賊怨我
嘗民在我伸于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溫
造其倫聖擬休烈屛諸讒言擢為侍從寄以藩
垣邠寧一道制于中軍忽焉疾至不起以聞天
子震悼惜其忠純嗚呼旣鍾其才弗以壽存一
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也云
亡痛楚悲辛尚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官范某謹昭告于英烈王之神惟王

孝於其親可以訓天下之為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為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茲土仰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霪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茲億兆非王而誰尚饗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二

碑

碑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

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唯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取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歟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

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朏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髙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

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宫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幷州發數萬人别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滛祠千七百所所存唯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

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勑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耶。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

脅從輩聞王師來秉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柳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

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䟽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閒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走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

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㢠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筴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筴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

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盧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盧陵王獢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

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撫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悦于嗟乎定天下之業

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

深乎又嘗引拔桓彥範敬暉姚元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公之勲德亦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　商有三仁弗救其滅

漢有四皓正於未聾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翅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其務

逮夫王道缺漓坐飾詁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覯也我朝用舜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使莫敢不勞而有淸河張公爲之最焉天貽厥心則明則粹拳拳四方老於王監爲舜禹之臣至矣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流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爲正卿厥生帝師首造大漢唐失公謹文皇以慟暨安史亂華衣冠喪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祿幽芳密照需于遠郊今爲汝陰人也皇考諱霆玉

考諱元皆含仁詠義映于一鄉考諱昫累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封高平縣太君都官端修有大識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諱諱蚤暮篤子以文公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既而慷慨與人語方略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于春官所尚弗合退居于易時太祖既定大業太宗乃輯羣瑞經營天下使旌交路復畧士三班以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關蹶張昔賢或爲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茲周旋至于光大其進秩也

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歷崇班承制于
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𦆦
拜西上東上閤門使除乾州刺史其更任也淳
化中主榷酤于大名之屬邑及王鈞亂蜀方行
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監慶州兵馬西戎方豪
我摧其鋒遷益簡路都巡檢使真宗皇帝思清
天下之刑命公按荆湖諸州獄還乃剌舉纖赤
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略典辰溪郡又平凉
鎮戎二城西陲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

孺天子聖且仁吾爲君請夷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復其命數貢賜如平日生齒之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揭于疆首自茲咸懷迄今將二十年蔑復爲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鹺利方剥議者咸浚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文可戕乎奏通泰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逋估以熬波之具貸入于縣官而增與之

宣民力遂振復創杭秀海三郡鹽亭自是鹽筴大充于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乎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欲導焉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為百谷王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禦哉彼沙者歳月而積闢以農隙豈安于災而惰乎力僉從我謀而蘇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歳時決

溢泊我農畝涸我糧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錮巨石爲十閘以疏其橫流舍役伍于堤上不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廣陵塗無畏日南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廢曠久秋濤爲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畜潦之憂公曰濤之患歲十而九潦之災歲十而一獲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爲郡而圖焉詔以

本使兼領之墺成復逋戶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報公于今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公甞使于夏臺時納款惟初見公之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疆聽公之言知天子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夷狄爲患則往蕃屏之恩澤弗暨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逮于貳膳之年聖倚彌重歷雄武河間橫海三大鎭時天下無事公

謹其法制安以清淨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于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歷戰十二大弓長甲操擐自若諸將伏其彊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晧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藐二養于家雖享祿不薄屢膺蕃庶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閒運卒凍殍歲常比比及公爲使每冬以俸泉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休之使得卒

歲曰此有司之過那使僵什道途以累上仁其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廉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爲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勳異不得而謝焉公祗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之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而愽也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議食貨如耿大農有一于茲名聳後世公實兼之宜其

被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召掾曹沛國朱宷草理
命於牀下且謂某嘗從事于使部僅知所存在
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爲我請
孝子致其詞某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
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
其略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維頫之濵星萃于上炳爲哲人儀兹
聖辰維侯之德柔文剛武弗無矜寡弗有彊禦
猶仲山甫維侯之言迺宣聖謨于彼西北西北

有孚邦家之樞維侯之功克顯克大攘彼戎寇禦彼災害吾民是賴我生既勤我年斯臻廼懷故園廼謀嘉賔鼓缶而嬉以休厥身帝錫我侯歸牧于鄉錦裘煌煌鸞衡鏘鏘故老飲歌吾閭之光我侯爲何四方是力誠加于物心竭于國始終一德侯斯往焉帝用惻然遺烈在人史其舍旃垂千萬年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

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曽祖瑜祖紹屬

唐季五代之否嘉遁不顯父彌累贈尚書刑部
侍郎妣某氏贈榮陽縣太君初侍郎覯皇家之
興廼以儒行教子曰可仕矣公夙夜簡編絕而
復續雍熙中以明經中第解褐涇州良原尉丁
太夫人憂服除補潁川郡法掾又居侍郎之喪
皆哀毀過人鄉閭志之既練朝廷以前公在潁
川辯析冤獄嘗活人於死特令陛見拜大理評
事知泰州海陵縣時江淮內屬未久吏狃民囂
凌弱暴寡視宰政如兒戲公至則先令後刑必

行無回人皆凜然憚之始服事于官上蓋有西門豹之風焉遷光祿丞充刑部詳覆官閱天下案牘駮議無隱一切以正　真宗嗣位改大理丞會三門發運判官以不職聞朝廷銓其材以公代之秩滿守巴漢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慶均內外遷太子贊善大夫歸朝進殿中丞領高密郡徙治定襄遷國子博士拜虞部員外郎典歷城郡郡數萬戶多用豪力二千石鮮不受侮公正色直心視之無難會河決白馬為朝廷

戞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者官吏有不測之咎諸道皆奔走民負敲扑公於部中擇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二家薄責于庭衆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況吾屬耶咸輦其薪晝夜以西比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被楚吏不坐責其幹力如此徙隴城郡歷比駕二部外郎在郡未幾破姦發伏有神明之號朝廷諒其公命提點河北諸州刑獄事諸州望風以畏莫有寃者拜主客郎中充淮南轉運使賜

服三品改陝西轉運使且許入覲進金部郎中
西陲宿兵食貨爲大公視民豐儉斂收以時邊
廩始充焉除河北轉運使未踰月朝廷以河東
方窘財用改河東轉運使公請借民飛輓以實
邊郡人或媒孽以爲非便朝廷惑其說徙守回
中郡既而代公者復行前議公得辯改知鳳翔
府且有錫勞部中每歲造舟六百艘供大河饋
運必借民操篙沿渭而下以達于河凡有覆溺
破産而償吏私諸豪專擾下戶公重爲立法使

得均一于今民道之明道初旱蝗西飛關中被其害獨不入岐下人咸異之寮屬請以上聞公曰昔劉琨爲郡而虎渡河及帝問之琨曰偶然爾此劉公所不敢當於吾何有聞者謂公質厚有古人之心焉遷司勳郎中亟召還臺公歎曰吾年七十有五精力猶彊恩擬未衰豈不自知其止耶遂告老于朝有詔嘉之拜衛尉少卿分司西京公既退即家于長安聚書數千卷教子孫樂林泉每誦白傅歌詩以怡性情凡十二年

而終實某年某月也享年八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歸葬于開封之某鄉某里祔先侍郎之塋公少尚嚴毅老益精明斥惡與善始終一節古所謂老成人者歟夫人張氏封内鄉縣君先公而亡有三子長曰遠大理寺丞次曰規耀州三原主簿次曰拱辰成州團練推官女七人長適進士蘇贄次早亡次適閤門祇候陳惟一次適臨濮主簿劉淑次適太子中舍邢保雍次適大理評事韓仁哲次適將作監主簿趙士安孫男七人

並登仕籍初天聖中余掌泰州西溪之鹽局目
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間五穀不能
生百姓餒而逋者三千餘户舊有大防廢而不
治余乃白制置發運使張侯綸張侯表余知興
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大至潮洶洶驚人而兵
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道路飛語謂死者
數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有中罷
之議遽命公爲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公急
馳而至觀厥民相厥地歎曰昔余爲海陵宰知

玆邑之田特爲膏腴春耕秋穫笑歌滿野民多富實往往重門擊柝擬於公府今葭葦蒼茫無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請必行前議張侯亦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公與張侯共董其役始成大防亘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二邑逋民悉復其業余始謀之以毋憂去職二公實成之今二十餘載防果不壞非公之同心豈及於民哉其子以余知公所存懇請爲銘而不讓辭曰胡公之生皇朝之始艱文斯興執經以起自

邇而遐榦于王家法以持𦂳政以塞邪七守列藩四當外計曰勤曰恭克威克惠告老于君以休吾身鼓缶而歌十有二春子子孫孫詵詵濟濟九十其幾手足云啓福歟壽歟有終有初豐碑巖巖我得而書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羣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晝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鬬兵于中原者登九

十載蓋祖宗遠筭善樹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于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濤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榷天人蓋吾曹敵也自茲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榷鹽院判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

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傳呼而下願急爲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爲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旣堅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産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

其田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
大藩得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
太常博士眞宗即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
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
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于長春殿上說賜五品
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
上議北征又京東有彊寇驚郡縣而曹南闕守
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員外郎至郡稱治
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

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彊人畏如豺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兄弟皆斬于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己事無得告言遂著于令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

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
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
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
于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
郡就遷度支司封員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榷
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
倅河南府馮魏公薦公文行眞宗簡在既久即
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
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公大雅之器恥尚文法

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
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毫
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
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
清淨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進戶部郎中
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
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
先帝封泰山祀汾睢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
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

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搢紳踰之俄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秘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于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始爲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廼爲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

緱氏五世祖希圖卒于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州鹽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爲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歸朝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尚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公安令錯爲某官杲從方外學号安隱師坦爲某官公娶夫人許氏先

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
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
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
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
瑩次適太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太理評
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溫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
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
不事修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
賤士必温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

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
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
館殿出覲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
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
爲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體
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撫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
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
周旋其中在梓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

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
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
以寧人必夸競我休而靜其道遒勝于嗟乎壽
以仁至名縣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
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二